

东方美学对西方的影响丛书

陈伟
杉木

主编

西方人
眼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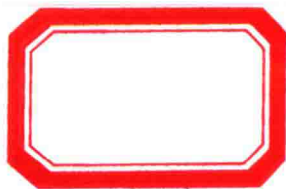
东方
文学艺术

将

来世界新文化，一定是融合两种文化优点而加以新的创造的。这融合东西方文化的事业，以中国人做相宜，因为中国人吸收西方文化以融合东方，比之欧洲人来采撷东方文化以融合西方，较为容易，以中国文字语言艰难的缘故。中国人天资本极聪颖，中国学者心胸思想本极宏大，若再养成积极创造的精神，不流入消极悲观，一定有伟大的将来，于世界文化上一定有绝大的贡献。

李平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对西方的影响丛书

陈 巾 主编
杉 木

西方人 眼中的东方 文学艺术

李 平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文学艺术 / 李平著.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8

(东方美学对西方的影响丛书 / 陈伟, 杉木主编)

ISBN 7-5320-9206-2

I. 西... II. 李... III. 文学史—研究—中国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83095号

东方美学对西方的影响丛书

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文学艺术

陈伟 杉木 主编

李平 著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教育出版社

地 址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20-9206-2/B·0011

定 价 17.50 元

主 编 的 话

人类社会在历史的发展中,渐渐使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在这个“村落”里,各种文化相互交流,茁壮成长。任何一种文化,只要是先进的,就会被其他文化所借鉴,以形成更先进的文化;然后反过来又对落后者产生积极的影响。500 年来,此来彼往、此起彼伏的文化交流,使世界文明向前发展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了。与此同时,文明的发展又促使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迅捷和频繁。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从没有中断过传统文化的国家。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在社会的发展中,中国的文化一方面大量吸取和借鉴了外来先进文化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又对世界文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对各种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学科或学术分支正由此应运而生。

“比较美学”是在美学领域里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学术分支。而这套《东方美学对西方的影响丛书》,更关注比较美学研究中东方美学思想尤其是中国美学思想对西方文化产生的影响。这个领域内涵极其丰富,而我们的探索才刚刚开了个头。

东方文化、东方美学对西方影响的最早资料来自西方人自己的体会、感受和记载。最早有马可·波罗的《东方行记》,近来有奥利弗·伊姆佩(Oliver Impey)在 20 世纪 70 年代所编的《东方风格对西方的冲击》。而陈伟、王捷以此为线索,在 1999 年编

著出版了《东方美学对西方的影响》(学林出版社)一书。这些书涉及的范围广,但深度尚嫌不足。这次在上海教育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主编这套《东方美学对西方的影响丛书》,对涉及的面作了收缩,只论述戏剧、陶瓷、绘画、文学、丝绸等五个方面,对探索的深度则作了相当的要求,强调第一手材料,强调要有一定的理论分析,以期真正能对有兴趣于此的大学生和文化青年有学术上的帮助。

中国已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在经济上已成为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而思想文化的根本基础是经济。由此可以展望,中国在新世纪发展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点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时,必然会越来越多地借鉴、吸收其他先进文化的因素;同时,也会为世界文化的进步作出越来越多的贡献。这是新世纪的伟大乐章。我们很乐意使我们这套丛书成为演奏这一伟大乐章的一串小小音符,为时代的进步尽一份绵薄之力。

陈 伟 杉 木

2004 年

《东方美学对西方的影响丛书》序

胡经之

(一)

我对比较文艺学有过浓烈的兴趣。改革开放之初,我读得较多的书,乃是海外华人学者(叶维廉、叶嘉莹、刘若愚等)所写的比较文学研究的著作。80年代初,我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乃是《光明日报》上的《比较文艺学漫说》,期盼发展中国的比较文艺学。

廿年过去,如今中国,比较文学已是遍地开花。文学之外,在绘画、建筑、戏剧等艺术领域,中外比较研究也方兴未艾。中外比较研究还进入理论领域,比较诗学、比较美学、比较哲学也日益受到重视。在比较的方法中,自由灵活的平行比较受到青睐,它便于把发生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中外文化现象放在一起,经过比较而显示出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因而硕果累累,成绩斐然,但也弊端常现,或落入琐碎,或陷于空疏。

比较文艺学要继续发展,就要在美学理论和艺术实践的结合上多下功夫,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都要重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陈伟博士,多年来一直从事文艺美学和中国美学的研究,近几年,又注目于中外美学的比较。但他一开始就十分重视从历

史事实出发,不作虚妄空论。他把自己的研究重心放在中国美学对西方的影响研究上,著有《东方美学对西方的影响》(和王捷合著)。他不纠缠在美学的抽象理论上,而是结合艺术实践,甚至更广泛的审美文化,具体论述和分析中国的文化艺术如何影响了西方,审美趣味发生了什么变化。

最近,陈伟又在着手主编一套《东方美学对西方的影响丛书》,全面探讨中国的文化艺术如何影响了西方,涉及陶瓷艺术、丝织工艺、绘画、戏剧、文学等各个审美文化领域。这是一项值得称道的系列工程。这套丛书,以具体的实例和理论的点评相结合,生动地展示了中国的审美文化对西方产生的影响。在影响比较中,也更显示了中国审美文化的特色。

研究西方文化艺术如何影响中国的著作,我们已见得不少;但研究中国文化如何影响西方的著作,却寥寥无几。这套丛书的问世,但愿能推动我们的比较文艺学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二)

中国文化中,最早被西方人所接纳的,应是属物质文化之列的丝绸和陶瓷。

中国的丝绸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传到西方。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对中国的丝绸赞叹不已,干脆把中国称作“赛里斯”(由“丝”字的译音而来)。随着丝绸更多地被西方所接纳,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成了“丝绸之国”。唐代诗人张籍曾在《凉州词》中,生动地描绘过中国丝绸通过凉州边关运向西方的情景:“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中国的陶瓷在西方出现较晚,要到宋代,西方才接受中国陶瓷,但很快引起了西方人的另一番惊奇,又把中国称作“瓷器

之国”。

但是,那时的中国对西方来说还是个神秘古国,无从直接了解。西方还只能从丝绸、陶瓷这些工艺产品来想像中国。要到13世纪中国的元代,才有意大利人用文字向西方人介绍中国。1271年,南宋末,意大利一个犹太商人雅各遨游泉州。这位学者型的商人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回去后就写下了40万字,记下了他在泉州这个“光明之城”的见闻,表达他对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惊异。可惜,这个要比马可·波罗还早几年到过中国的意大利人,未能很快出版他的书就过世了。数年之后,1275年,马可·波罗到中国,受雇于元代皇帝17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1298年写下了他的《东方见闻录》,很快译成数种文字,在欧洲广泛传播。他在这本游记中向西方人展现了一个比威尼斯要富强4倍的东方文明古国的辉煌,这就激发了更多意大利人纷纷来到中国,扩大国际交往。后来,在中国明代生活了27年的利玛窦所写的《中国文化史》问世,西方对中国的文化也就有了更多的了解。意大利在当时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

中国文化的传播,逐渐由意大利扩展到欧洲其他地方。1570年,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葡萄牙人克鲁兹写了洋洋大书《中华博物志》。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在1585年写了《大中华帝国史》。随后,法国也出版了《中华帝国志》、《中国现状新志》等书。这些著作在西方的广为传播,导致欧洲在17、18世纪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潮”,当时,辉煌的中国文化,对欧洲特别是法、英、德诸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描绘,无疑带有理想化的色彩,在西方面前呈现了一个新天地,也激发了法国帝王的东方猎奇趣味,追求起“中国风尚”来。1670年,法王路易十四建造宏大的凡尔赛宫,专辟了一个瓷器馆,收藏了他千方百计收集来的中国

瓷器精品。宫内常举行东方情调的化妆舞会,王公贵妇,身着中国丝绸刺绣服饰,皇家乐队用中国乐器(笙、笛、锣等)演奏,伴着大家翩翩起舞,洋溢着东方气息。这位法国皇帝对中国情有独钟,1685年还特派6个教士到中国,传教之外,还要他们“去考察那些完美的艺术和科学”。中国文化艺术的传入法国,促成了艺术风格的一次重大转变:从巴洛克风格向洛可可风格的演化。

较早对西方发生影响的,除了丝绸、陶瓷等工艺美术外,还有便是中国园林建筑这样的实用艺术。但这和丝绸、陶瓷等是由中国“送出”的不一样,而是西方人到中国后被“拿去”的。熟悉西方园林的西方人,一旦到中国来接触到风格迥异的中国园林艺术,不禁大为惊讶,叹为观止。英国首任驻华使节在1793年游览了承德的避暑山庄,随员巴罗在《中国游记》中盛赞了山庄的园林建筑:“错落有致,间隔合宜,恰到好处,互相衬托。”西方为中国的园林艺术所倾倒,在18世纪,园林艺术形成了“中国风格”,风靡欧洲。德国出现了“中国乡村别墅”,英国建起了“盎格鲁—中国式”花园,法国也出现了不少“中国式”私人花园。在这些“中国风格”的园林中,建起了亭台楼阁,安放了假山盆景,有的还有小桥流水、荒村农舍,一派田园风光。

(三)

文化接受中,最容易见效的当然是物质文化。西方人在中国的工艺美术、实用艺术中,不仅享受了它的实用价值,而且赏识了它的审美价值。随着文化交流的扩大,西方人在对中国的物质文化赞叹不已的时候,逐渐又惊喜地发现,中国的精神文化更是灿烂辉煌、博大精深。于是,那些比起工艺美术、实用艺术更富有精神内涵的艺术形式,又日渐吸引了西方人。

当运用水墨画在宣纸上的中国画出现在西方时,在西方人面前又展现出了一番新天地。这些以擅长画山水、花鸟、动物的中国画,正好和以画人物见长的油画各现特色,形成互补。因此,在17世纪中国画传到西方时,一下子就吸引了西方人。1697年,法国传教士就带了将近50轴中国画给路易十四。逐渐,中国的风格慢慢对法国画坛发生影响,在法国装饰画领域,出现了不少具有中国风格的风景画。到18世纪,欧洲便有画家到中国,在那里直接学画中国画。于是,西方人对中国画的了解就越来越多了。

中国的文化艺术,在18世纪对西方影响最大的,还是要数戏剧。呈现了中国普通人生活的元杂剧,曾一度风靡欧洲。借取中国素材来创作戏剧,成为时尚。在法国,受元杂剧的影响,还发展了一种中西合璧的喜剧样式——“中国戏”。

发展到启蒙时代,一些启蒙运动的先知先觉,为了唤起人民的觉醒,竟借用中国的戏剧来高扬启蒙理性精神。在18世纪40~80年代,仅元杂剧《赵氏孤儿》被译介和改编的就有四五种。著名启蒙哲学家、戏剧家伏尔泰据此改编的《中国孤儿》,在法国上演,轰动欧洲。在伏尔泰看来,当时的中国,道德世界高于西方:“欧洲的贵族和商人在东方有所发现,总是只知求得财宝,但哲学家则在那里寻得一个道德世界。”他要高扬中国的道德世界,用文明来挑战野蛮。

此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戏剧被译介到西方。《汉宫秋》、《连环计》、《西厢记》、《窦娥冤》、《金钱记》、《秋胡戏妻》等数十种陆续被译成法文、英文或德文,愈来愈引起了西方的关注。德国狂飙运动诗人、美学家席勒,曾想把《好逑传》改编成剧本,虽未成功,但在1802年,他终于依据意大利剧作家戈齐的同名剧作,创作出了诗剧《图兰朵——中国的公主》。在这部诗剧中,席勒寄

托了他对中国的向往和追求。为了使剧中的“中国公主”更具魅力,他在剧中设计了14个谜语,其中之一就是用来颂扬中国的长城:“多少个世纪飞逝匆匆,它跟时间和风雨对抗;它在苍穹下屹然不动,它高耸云霞,它远抵海岸。它不是造来夸耀宇内,它为民造福,担任守卫;它在世上无出其右,但却完成于众人之手。”(《席勒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29页)席勒也像伏尔泰一样,是要通过高扬中国的精神文明来对抗现实中的野蛮。他借女主人公之口,呼唤人的尊严和自由:“我只要求自由生活。这是一种权利,是最微贱的人,也在母胎里就赋有。”

中国的文学,对西方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小说对西方发生影响的时间可能要比戏剧还早。西方在17世纪就广为流传《灰姑娘》童话故事。但中国在《酉阳杂俎》中就有类似的故事,是纯粹巧合,还是间接影响?尚无法证实。但中国的诗歌、小说确已在17、18世纪就译介到西方。早在1733年就有传教士翻译《诗经》,以后,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也被陆续介绍到英、法、德等国。在18世纪,最先被介绍到西方的小说,是法国传教士从《今古奇观》中选译的庄子休妻等故事。而在西方最早被完整地翻译成英文的小说,乃是《好逑传》,1761年问世,1766年又被转译成法文和德文,以后又陆续出版十多种译本。于是,清初《十才子书》中的这一部,风靡欧洲,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以后,《玉娇梨》、《花笺记》、《百美新咏》等也都陆续被译介到西方。

德国的著名作家歌德、席勒都看中国的小说。席勒在给歌德的信中谈到,对于德国的作家来说,“埋头于风行一时的中国小说,可以说是一种恰当的消遣了”。歌德更是倾心于中国文学,对于《好逑传》中所写的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协调,深为赞赏,特别称道:“在他们那里,自然界总是在人物形象的周围

一同生活着。”(《歌德谈话录》1827年1月31日)他还钦佩中国:“他们在我们祖先生活于树林之中的时候,已经有这类小说了。”1829年,歌德还发表了由14首诗组成的《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寄托自己的中国情怀。

这以后,中国许多著名的古典小说都被陆续译介到西方:《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镜花缘》、《包公案》、《平山冷燕》、《东周列国志》等,大多在19世纪传到西方。

(四)

中国的文化艺术对西方发生重大影响的时代,正是欧洲处在启蒙运动、狂飙运动的前后这一历史阶段。这是一个中国封建王朝由繁荣走向鼎盛,西方却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变革时期。

中国封建王朝在经历了两千年的发展,到康雍乾时代达到了顶峰。18世纪的中国,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在精神文化方面,都居于世界前列,堪称先进。中国的物质生产,总量世界第一,人口占了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也长期出超。然而,这个庞大的封建王朝,日益僵化,对内拒斥改革,对外闭关锁国。更加可悲的是,清廷固步自封,闭目塞听,却又妄自尊大,自我陶醉,对西方已经发生的历史变革,茫然无知。此时的西方,正在经历着改天换地的变革,英国的产业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西方国家正在向当代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的文化方向挺进。可悲的是,他们对中国奉行的却是强盗政策。他们强行贩卖鸦片以掠夺中国财富,但清廷却自恃“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对当时出现的科技产品

(如天文仪、地球仪、望远镜、枪炮等),轻蔑地视之为“奇技淫巧”,只可供“玩好”而已。于是,中国和西方的距离越来越大,中国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坠入被侵略欺侮的境地。马克思同情地把这称之为“奇异的悲歌”:“一个人口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一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奇异的对联式悲剧。”

这真正是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从康熙朝代的闭关自守以来的两百年,中国越来越贫穷落后。鸦片战争以后,一蹶不振。中国的文化艺术还在继续被传向西方,但已经不可能像18世纪那样发生如此重大的影响了。

随之而来的是历史的嘲讽。过去是西方的神父、牧师不远万里来到这天朝大国,带去中国的文化艺术。而今是,由一些先知先觉者不辞劳苦走向西方,如鲁迅所说“别求新声于异邦”,要为摆脱贫困落后而去西方寻找强国富民之方。

历史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

一种文化之所以能对别种文化发生重大影响,首先是这种文化自身具有内在的价值,对于人类有所贡献。民族的不一定必然是世界的,但世界的却是由民族的发展而来。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独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在18世纪当在世界先进之列,按当时的德国思想家莱布尼茨的说法,中国和欧洲是当时世界文明程度最高的两个地方:“有时我们超过他们,有时他们超过我们。”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则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狄德罗的赞誉更盛,称道:“中国民族,其历史之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

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如果中国的文化艺术不具独特的精神魅力,如何会吸引西方的有识之士?

其次,中国文化之所以会被西方接受,又正在于它适应了西方历史发展的需要。西方启蒙运动、狂飙运动的那些诗人、作家、思想家、学者之所以赞赏中国文化,正是它适应了西方社会要求变革的历史需要。精通十多种外语的中国早期学者辜鸿铭,对西方文化作过研究后说道:“迄今为止,一直没有人知道也估计不了,这些法国哲学家的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们对耶稣会士带到欧洲的有关中国的典章制度所作的研究。现在,无论何人,只要他不厌其烦地去阅读伏尔泰、狄德罗的作品,特别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就会认识到中国典章制度的知识,对他们起了多大的促进作用。”他的结论是:“正是中国文明的思想,那些传教士花费毕生精力,在努力教化中国人的过程中,传播过去的思想,曾经成为打碎其中世纪文明的有力武器。”(《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75页)

其实,不仅法国如此,其他国家也都是从自由的需求来接受其他的文化。美国建国之初,也因追求独立自主而关注起中国,起草《独立宣言》的杰弗逊十分崇敬中国人,赞之为“天生的贵族”。富兰克林曾收集了大量关于中国社会组织形式的资料,加以研究,甚至派遣专家到中国学习,为年轻的美国寻找治国方略。美国诗人庞德,因为不满于诗坛的贫乏、单调,所以关注起中国古典诗,为诗的意象所吸引,于是在西方倡导意象诗。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之所以对中国戏剧发生兴趣,正是因为和他所提倡的“间离效果”不谋而合,可供借鉴。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现实中深切感受到了人与环境的矛盾,渴望人类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所以把目光注视于中国古典哲学。当代西方生态学家关注中国古典哲学,也是想从“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吸取力

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

最后,文化要能相互作用,必须经由文化交流。一种文化,不同别的文化交流,也只能“藏在深闺人未知”,不为人了解。物质文化的交流,主要通过通商贸易,但精神文化的交流,就不那样简单了。18世纪,精神文化主要通过西方的传教士“带去”西方。现在,我们主要是通过留学,到西方去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却也“送去”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如季羨林先生所说,在历史上有过的“送去”,“可能是无意识的”,但现在,西方人已不大来“拿”,怎么办?“既然西方人不肯来拿,我们只好送去了”。为什么一定要“送去”呢?为的是“把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分送给世界各国人民,使全世界共此凉热”。(《东学西渐丛书·序》)

但是,就连季羨林先生这样学贯中西的著名的学术大师都承认,“把中国文化介绍出去,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这是因为,要能把中国文化的精华翻译出去,实在不容易。“在历史上长期的环境影响下,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思维内容,都与西方迥异。想介绍中国文化让外国人能懂,实在是一个异常艰难的任务”。

看来,中西文化交流还是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把中国文化“送去”,一方面又要把西方文化“拿来”,才会慢慢走向“交流”。现在的情况是:中国人去西方的越来越多,西方来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的却相对少得多。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比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要多得多。因此,我们在把中国文化主动“送去”的同时,不如我们多些反思,如何将中西文化有机融合。为此,我很赞同宗白华先生的一番话:

“将来世界新文化,一定是融合两种文化优点而加以新的创造的。这融合东西方文化的事业,以中国人做相宜,因为中国人吸收西方文化,以融合东方,比之欧洲人来采撷东

方文化，以融合西方，较为容易，以中国文字语言艰难的缘故。中国人天资本极聪颖，中国学者，心胸思想，本极宏大，若再养成积极创造的精神，不流入消极悲观，一定有伟大的将来，于世界文化上一定有绝大的贡献。”

——《宗白华全集》，第八卷，第102页

为了实现中西文化交融，我们不仅需要研究如何“拿来”西方文化，也需要研究如何“送去”中国文化。陈伟主编的这套丛书，是研究西方人在过去是如何“带走”中国文化的，但对我们今天如何“送去”中国文化，甚有启发，从而可引起我们更深一层的思考。

2004年

目 录

1	第一章 中国文学的美学特征及“东学西渐”的历史走向
	一、文化影响的类型与汉语言文学 / 1
	二、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及美学特征 / 5
	三、中国文学影响西方的历史线索 / 10
22	第二章 先哲思想在西方思想界和文学界
	一、耶稣会的桥梁作用 / 22
	二、来自文明古国的丰富的思想养料 / 34
53	第三章 诸子散文的影响及西方散文中的中国主题
	一、诸子散文及其思想与西方文学 / 53
	二、西方故事、随笔、信札等体裁中的中国主题 / 70
91	第四章 中国诗歌：异质、误读与创造
	一、抒情诗与史诗 / 91
	二、诗神的远游 / 94
159	第五章 “意象并置”与“寒山诗”——两个文学影响的个例
	一、庞德、洛厄尔与意象派诗歌 / 159